

卷之四

三傳辨疑卷第十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曰繼正即位正也

案繼正即位雖為正也然不請命于天王則不論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氏曰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非本義不錄

公羊曰其言會葬何會葬禮也

陸氏曰會僖公葬記是以著非也胡氏曰若為

得禮孔子何以書
書之者非禮也

穀梁曰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趙氏曰夫子意在辨是非豈唯重之而已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穀梁曰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

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公雖僭辭然當曰葬我君亦史法之常何舉上接上下之有葬而後舉謚亦史法之常豈獨僖公哉其曰謚所以成德於卒事乎加之又謚法之常若夫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謚則不

言焉其於春秋何所發明哉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公羊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劉氏曰非也命為諸侯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趙氏曰錫命者功德之由

荀而不至非禮也穀梁說非也案秦漢以後郡縣天下天子蓋不知賞其無功而遂妄為義也

晉侯伐衛

左氏曰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

侵鄭伐縣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

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

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

戌取之獲孫昭子
劉氏曰案傳實伐衛者先且居也衛

曰先且居而稱晉侯者從告辭也孔達而稱衛人者貶之也安知衛人非當時之告乎一則云告一則云貶苟

便其說而已何經之有葉氏曰經言晉侯伐衛則非先
且君賢臣矣文公以僖之三十一年十二月卒至今年四
月方練後四月不得言既祥温會在僖二十八年文公
之為也亦不得言朝王于温三者皆誤愚謂晉果園邑
取邑獲大夫經當詳書之
經所不書則左氏誣也

衛人伐晉

左氏曰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

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劉氏曰古者

必義事也今陳與衛何謀哉謀畔命侵小者也謀畔命

侵小是非古矣何以謂之古存耕趙氏曰無瑕可以律

人晉之伐未為是也然古無伯無私交左氏以禮為古者

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越國而謀杜預謂之合古之道失今事伯之禮豈不悖

哉未如今

馬知古

左氏曰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杜氏曰晉取衛

謂左氏嘗於晉侯伐衛之下云圍戚取之其疆界愚

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之一語而妄以疆戚田之事實之

皆當以

經為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頤

左氏曰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東萊呂氏曰謚靈不

相類人死而氣未散猶未瞑也久而氣散則瞑矣未必

以惡謚與未嗣事於齊之故愚謂謚在葬時歛時豈有

謚哉左氏蓋得齊東野人之語而不察也

穀梁曰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

正當葉氏曰非也即不曰者乃不謹商臣之弒乎曰之何

其君同此宜亦當日何為而獨不曰乎楚子卒見經者

公孫敖如齊

左氏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
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
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趙氏曰此
事言之非禮經本意去左氏禮也二字劉氏曰左氏曰
始聘禮也杜云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非也左
氏見當時諸侯廢喪而聘故推以為禮杜氏見左氏有
得禮之言遂推以為當喪而吉皆反經越禮不可以教
後世者也此又明明不聞道於仲尼矣仲尼不可以教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氏曰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
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睞取

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棄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
而立續簡伯狼睞怒其友曰盍死之睞曰吾未獲死所
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睞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
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
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
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
師君子謂狼睞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
子矣非本義不錄

丁丑作僖公主

左氏曰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
 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劉氏曰杜氏讀緩字以上為一句作字下為一句非也
 僖公以十二月薨以明年四月葬凡五個月也
 杜氏本欲遷僖公之薨在十一月僖公薨於十月
 則除喪在文二年十一月因以文納幣為十
 幣為喪之二月則與傳合矣而顧理幣也傳云葬
 緩作主者緩以與傳合矣而顧理幣也傳云葬
 文二年經書作僖公主是也今言葬緩於葬
 僖公為十又一月不薨獨作主顧作主非禮也
 傳識葬緩又一月不薨獨作主顧作主非禮也
 不意者見前真可惟哉趙氏曰左氏云已之語無所繫
 此殊以不知春秋所記祭祀之意遂云烝嘗禘者於廟
 禮所謂凡君薨卒哭而祔而祔而祔而祔而祔而祔而祔
 氏謂凡君薨卒哭而祔而祔而祔而祔而祔而祔而祔
 周禮於墓不終日而祔而祔而祔而祔而祔而祔而祔
 周禮卒哭而祔而祔而祔而祔而祔而祔而祔而祔而祔

周禮者自葬至虞與卒哭無主乎不通之論也且作主
 之期自天子達于庶人亦不可言凡君也
 公羊曰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
 主耳何以知其欲久喪
 穀梁曰作為也為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古主於練

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主合祭於祖考之廟告以祔廟之事既練而祔者不過以新
 主各歸其所未遷也祖考之廟告以祔廟之事既練而祔者不過以新
 靈座至大祥然而後以新主入居祖考之廟而始祔考遷于
 高祖之廟高祖為五世祖為親盡之主於廟而始祔考遷于
 壞廟者其見於儀禮喪禮註文其悉而大戴禮諸侯謂
 遷廟篇京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卒哭之三年之後即除靈座不
 而遷矣若依周禮卒哭而祔則卒哭之三年之後即除靈座不
 識孝子之心安乎否也此理之決不然者令穀梁廟於

練馬壞廟則是小祥之時
即不奉靈矣此非小失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曰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
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
晉不書諱之也案經凡公如他國必書至河而復且書
書乎此必不然者也且公在喪服中如晉襄討我亦有
辭何為據朝晉乎使得罪於晉晉將別有以責之必不
使大夫與盟以耻之也
此皆左氏妄為之辭
公羊曰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劉氏
也諱與大夫盟沒公足矣何為去其氏即內微者及晉
處父盟何以辨乎陳岳氏曰苟諱之沒其盟而不書矣
安有止去其
族而為諱也

穀梁曰不言公處父仇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
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如晉所耻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以書日而知其與公盟尤德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左氏曰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

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

晉執孔達以說啖氏曰一命之大夫例皆書名不論堪

侯乃使士穀尸其盟開後世不可救之禍左氏謂書士

穀堪其執不亦誣乎愚謂公未嘗如晉左氏何得言公

亂經耳何益於本義哉為不經見乎凡此類者徒足以

穀梁曰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不知制此禮者誰歟非

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

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

無災故以異書也案大旱曰短既為災矣不雨即旱也

婦人女子皆知其不然者何足辨哉

穀梁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

民也三獻可杜氏曰僖之時異夫春秋書年必其四時一

無事則書首月是以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

不雨夏四月不雨春秋所以折而言之者蓋不可闕首

蓋春夏自有異事以備四時也十年十一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

至于秋七月者其年之夏亦有異事不復出首月而書

不雨也穀梁以二公所書之異曲生外意謂僖公閔雨

為有志於民以文公不憂雨無志乎民穀梁蓋賢僖為

公而為此說也夫文公為人之君豈蔑無憂旱之心邪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氏曰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

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

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

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

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啖氏曰案宋當祖湯鄭又諸侯不敢祖夫子故知此左

傳引詩也愚謂左氏此意甚善然自湯不先契以下與其

解之踈闊不切故畧之

娶元妃以奉案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納幣事皆不書凡國書者譏也他國來亦書之左氏不達此例云襄仲知其歲月是三年內圖婚可謂之禮乎更以公羊內辨之譏喪娶也娶在三年內圖婚可謂之禮乎更以公羊內辨之譏喪言僖公以十二年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辨之譏喪最詳范甯曰喪制未畢而納幣非禮也左氏以為得禮是居喪可得而婚矣葉氏曰僖公以十二月薨杜預以為為月誤當為十一月今冬納幣固未可知為十月薨杜預以為否審十月當為十一月今冬納幣固未可知為十月薨杜預以為乎諸侯娶元妃固自有時而左氏以即位為節尤見為妾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衛人陳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氏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凡曰逃者不分止上何訓話近似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氏曰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案王臣無以交赴弔如同盟豈理也哉

公羊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陳岳氏曰

我則書則祭伯凡伯南季毛伯叔服王季皆使於我胡謂王之子苟為會葬而書則諸會葬胡不書之愚按左氏葬稱叔服者也於經皆無所考而意之云爾則指來會

穀梁曰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

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啖氏曰叔服若王

不書王子乎愚謂使嘗執重以守國亦天子之大夫耳

尤不可交政於諸使守國獨於諸侯是無天子也

辨又見公羊

秦人伐晉

左氏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予以采繁于沼于汜予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經言秦人而傳言秦伯經不書取邑而也且其言莫非功利之謀而非春秋本義其所引詩又無理趣故不錄

雨蝻于宋

左氏曰雨蝻于宋墜而死也季氏曰凡言雨者著於上多可知今言雨蝻于宋者若書墮石所以記鄰國之異也愚謂據經但言雨蝻馬知其死左氏蓋以蝻者飛動之物今言雨蝻故疑其墜而死耳然則左氏於其訓詁猶有所未知也

公羊曰雨蝻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李氏曰春秋書鄰國之昭九年陳大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莊十一年齊大災之類是也公羊以為喜獲天祐而來告皆非也愚謂經但言雨蝻而左氏謂墜而死公羊謂死而墜何足辨哉穀梁曰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柰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案經但言雨蝻安知茅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氏曰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

盟晉侯饗父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

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

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案二年慶

實不知晉左氏既妄為之辭故此又有晉懼無禮於公

請改盟之說蓋此本魯朝晉既朝而遂為盟耳晉豈懼

無禮於魯者哉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氏曰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

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

公子朱而還案氏曰救未有言伐者經書伐楚蓋不直

同伐則何以不書於經愚謂經但書冬晉陽處父帥師

伐楚以救江而已而左氏謂冬以前晉先僕伐楚以救

江至冬而救又告于周故王叔桓公陽處父自為一人伐楚

而為兩事豈足據哉公羊曰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緩也其為緩柰何伐

楚為救江也公穀解其文而不解其義何益於經哉

穀梁曰此我楚其言救江何為緩也江遠楚近伐楚所救

江也穀梁言江遠楚近非也乃江近楚遠耳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左氏曰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免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也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弃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免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劉氏曰假令鄉行猶不使鄉春秋當書大夫之名以見義如紀獲繻來逆女之類可也今經不書大夫之名讀者何所據而見義哉公羊曰其謂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啖氏曰傳無事跡焉知娶乎大夫劉氏曰此娶大夫者禮豈如此崇乎愚謂若娶大夫之女經當書曰逆某女于齊亦不得言婦姜也

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劉氏曰且今非成禮也婦姜足矣文不當沒公刺譏之事末有沒公也此似不識春秋不但失解而已愚謂穀梁謂成禮乎齊以其稱婦故也復曰婦有姑之辭何其自反之速也若宋蕩伯姬來逆婦姜祀伯姬來求婦遂以夫人之辭穀梁亦嘗自言之矣

左氏曰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此等所引詩皆左氏自為之所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氏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

公羊曰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公羊謂僖公母嫡妾不辨是無

義也何以解經哉

王使召伯來會葬

穀梁曰會葬之禮於鄙上論會葬之禮况鄙上之談全

無理

秋楚人滅六

左氏曰冬楚公子燹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

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案楚君滅蓼

曰不赴滅六何以赴若曰聞其事而史書之則滅文仲

兩聞之矣魯史安得不書其事既同魯史既書孔子安

得削一筆一哉

皆所不解者也

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

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

難過求何害非本義不錄

冬十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氏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

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

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臯辟獄刑董逋逃由

質要治舊濇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

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季怨陽子之
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
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
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更駢送其帑劉氏曰左氏曰侵
始末臯慶父獨有稱趙宣子為能耳改易將凡出晉
侯何舉以謂慶父况慶父晉國太傳邪事有不致敗苟食
祿者舉當諫君是教大國拱默也左氏曰陽子成季
矣以此為侵官於趙氏此欲致其法必於侵官以塗污
之屬也故黨於趙氏此欲致其法必於侵官以塗污
父耳凡言黨者以其陰私之比周不以其正舉者為也
夫亦何謂黨乎如其陰私之比周不以其正舉者為也
其退賈季卒忽於此而奔皆謂之舉矣非故有厚之
薄也春秋豈不舉於此而奔皆謂之舉矣非故有厚之
侵官見賢而忽於此而奔皆謂之舉矣非故有厚之
君用人失賢而忽於此而奔皆謂之舉矣非故有厚之
為晉國太傅和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

司失其職在位者常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於
顯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此率天下之臣子為許
處父不忠趙盾而不可姑射為國忠謀不日賢而用亂
於此從容不言臣道之訓也傳又臯其改使謀出慶父
也非賽雁躬亂師之重敦能擅改使謀出慶父而當
襄公時晉政未亂師之重敦能擅改使謀出慶父而當
公行又晉政未亂師之重敦能擅改使謀出慶父而當
不書曰晉殺其大夫愚謂趙賈季私意使殺慶父而
季而容其奔狄又使駢送其帑哉凡左氏造事遷
售類如此讀者以理求之其偽自不能隱矣

公羊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
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柰何
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
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

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
走盜殺則稱盜斯謂之君漏言稱國誤矣劉氏曰處父
見殺射姑出奔有山宋華元出奔晉然其殺處父者亦華元
年宋殺射姑其大夫山宋華元出奔晉然其殺處父者亦華元
乎愚謂審射姑聞襄公言出刺處父於朝而走當在襄
公時何為在襄公既葬之後乎三傳上欲解稱國以殺
秋大義故其穿鑿如此射姑出奔既不知事實又不
穀梁曰稱國以殺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
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
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柰何曰晉將與狄
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
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言

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使有佐女今始
女佐有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
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
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邦衛胡氏曰案經稱國以殺
稱國乎又是襄公已葬方書
殺處父安得謂襄公漏言哉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公羊曰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
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猶者通
可以已也劉氏曰公羊謂不告朔禮也猶朝于廟非禮
聞在十二月者必有立春立春之政有常安得不告假令
月告之則先時若就後月告之則不及時由是觀之閏

自當告也

穀梁曰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
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
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為言何以已也閏月亦
有政可得勿告乎吾於公羊既言之朴鄉呂氏曰置矣
閏非父之私意也以日月之行一合朔而一置月則閏
月之置亦以其合朔置之也閏月雖無月中氣而有朔望
孰謂閏月而非朔乎公羊以為閏月無是月誤矣較梁以
為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亦誤矣夫喪事之不
數者以年計不以月計也告朔則以月計也孰謂天子
不以告朔乎

七年春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郟

左氏曰春公伐邾閏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

子曰焉非禮也既趙氏曰若實如左氏則經文當書以示譏

此理必不與鄰國臣其辜又為國也使實有此絕太

大於取邑亦不應無異文也

公羊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曰非

也僖公時亦掌伐邾取須句矣何不為內辭哉何休曰非

所深諱者扈之盟不序并為取邑故案僖公何休曰非

穀梁曰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

春秋左傳卷下

七

之也劉氏曰非也設不日則聽其取乎諸取邑不日者皆聽之矣葉氏曰僖公既取須句又取訾婁一公而連取邾二邑不謹而曰文公與僖公異世而再取乃謹而曰乎其重輕不倫矣此乃見內取邑十一不日而此獨曰故

宋人殺其大夫

左氏曰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辜

也趙氏曰若殺大夫衆而不書名則晉殺三鄭逃殺大夫何乃悉書乎故知妄也

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公羊曰

三世內娶便云三世無大夫不近人理

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辜也此非討賊之辭安得稱人便為有辜乎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左氏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

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

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

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行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

辰羸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羸賤班在

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

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毋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

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偏姑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

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重卿

焉秦而大近足以為援毋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

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
于陳趙孟使殺諸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
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羸日抱太
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辜其嗣亦何辜舍適嗣不立而
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頃首於宣子曰
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
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
與諸大夫皆患穆羸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
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
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董陰宣

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實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
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
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

秦師于令狐至于剗首啖氏曰上言背先蔑立靈公門

晉先蔑奔秦

是在晉也何其自相背乎經言先蔑奔秦不言則出明在
外矣宮皆可知也言將下軍非也蓋先蔑時為下軍將而
身在秦故知誤之也木訥趙氏曰晉襄公之卒於是期
年襄公之葬又先蔑豈晉至是始謀立君左氏之說不
也且左氏初言先蔑如秦則蔑在秦次言先蔑將下軍
則兵拒秦豈容復奔秦和理無可通者皆失之誣也蔓曰
據經文之次弟則傳文誠不足憑蓋全與經文相背也愚謂
經不言敗而傳言敗秦師亦與經異也夫左氏曰多誣然不
應如此之詳豈別是一時事而誤秦合於此故不倫歟

左氏曰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郟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臯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邦衛胡氏曰晉衰卒于六年豈有至此尚未立合理案六年傳云先蔑如秦逆公子雍不見先蔑之歸而此戰序為下軍之將則謂先蔑在秦亦非也此蓋晉秦戰而先蔑遂奔爾不言秦戰而先蔑遂奔爾不言言出奔自軍中而去也

公羊曰此晉先昧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外也其外柰何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案公羊見戰後書

稱人之役為先蔑而貶稱人耳他無所考也穀梁曰不言出在外也此說得之但未若孫氏之說尤明白

狄侵我西鄙

左氏曰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

鄭舒且讓之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非本義不取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氏曰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晉趙盾盟于危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

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趙氏曰

後至豈有不知其則會之經次乎左氏殊失之矣劉氏

曰公後至不書所會非也案經與公盟矣何謂後會乎

杜氏公後至不書所會及其盟不得云後會且言耳會盟同地會

所責其輕也今及其稱公會諸侯矣豈不及其盟重會者乎若實不

及又會而及其盟者書公會及諸侯也案十五年會于危亦

不序諸侯寧復魯侯後至而諱之殊不可推也黃氏曰諸

家皆祖左氏以復公後至而諱之殊不可推也黃氏曰諸

書公會後世安得自以公為後至和惟許氏崔氏據經

為說然此時靈公尚幼皆趙盾之為二氏以責靈公未

審耳是歲中國始無伯主

公羊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

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朕晉大夫使與盟也公劉

曰非也在會者皆諸侯也既與公盟矣又何公朕晉大

夫乎且諸侯不欲與魯侯盟乃敢昧晉大夫使之盟乎

皆事之不然而者陳岳氏曰公毅傳註以文公喪取不

得列于會故諸侯不序大夫不名噫宣公亦喪取文公

公孫敖如莒泣盟

穀梁曰其曰諸侯略之也劉氏曰不知略之者何以哉

穀梁曰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曰前定之盟

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左氏曰襄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
雒戎盟于暴

左氏曰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
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洛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曰左氏云珍之也言遂權與戎盟得事之宜故襄稱公
子遂非也若稱公子為襄者僖三十年公子遂如襄稱公
遂如晉則敗矣彼不謂敗何和葉氏曰扈非後至京師
者誤也遂一本事再見自不與去族何珍之云使戎
相去曰非一事再見自不與去族何珍之云使戎
欲伐魯而遂專盟之經與再見自不與去族何珍之云
遂與魯而遂專盟之經與再見自不與去族何珍之云
去族不書則與一暴亦不得再見何所以辨經不言遂
言遂其妄可知又曲生來討之文以合上傳後至之
經之實也而又曰曲生來討之文以合上傳後至之
曰報盟而又曰曲生來討之文以合上傳後至之
討是自相背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羊曰不至而復者何不至而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

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

遂在外也內辭者臣子之辭不敢彰君之惡故有以婉

曰公如晉至河乃復之類是也國君且不得諱曾謂為
大夫為內辭乎公羊既曰內辭矣而又曰遂直外也是
自相

穀梁曰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

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

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葉氏曰言日

後奔也故經不言出謂已出其國中自境上奔也與晉
先蔑奔秦而不言出同若未如而言如未復而言復不

惟春秋虛加之文乃使掩救之惡又為不廢君命不書
君命乎僑如奔齊紇奔邾皆書曰此非有嫌於不信者
亦何為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氏曰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

離及大司馬公子印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

書以官司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

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為節非符節也如孔父義形於色而誤為節故誤節義

日左氏去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以出公以其官

之故皆書官非也司馬握節左氏未如仇牧之手為司城奉

身為退不父苟息之死之左氏權彼之二子人為司城奉

人為賢輕重貧易賞罰昏錯莫甚於此且身居亂事耳既

中苟棄節偷生則為大辜握節而死大臣之常事耳既

無智力以禦亂又款負節而私逃亦大辜也效節而出

自求免罪而已春秋未見可貴之美魯公庸人不識大夫二卿無

以死其皆逆之春秋未見可貴之美魯公庸人不識大夫二卿無

氏謂之黨何謬和案周官惟守邦國都鄙及出使而有節

六卿居官者未聞其案周官惟守邦國都鄙及出使而有節

制也司馬司城何節之云其死其亡自當書官左氏昧

其義而妄為之辭

公羊曰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局為皆官舉宋

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僖二十五年家殺其大夫不舉名氏以謂宋無大夫也
或官舉或官不舉何哉愚謂宋無大夫則何以辭為國所舉
殺者出奔者誰和公羊之謬如此其何以辭為國所舉
穀梁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司城官也其
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孫氏

三傳辨疑卷第十

書名者三傳之義皆所未安何者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以官稱也此不書名以官既云謂無人居之德皆非也既有其大夫矣何謂無君又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者則曷為不以官稱之禍於是起矣亦可謂無君德至

三傳辨疑卷第十一

文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氏曰不書王命未葬也

劉氏曰傳云王未葬也杜氏曰雖逾年而未葬故不稱王

使非也諸侯逾年尚稱公王者逾年及不稱王
金非王命可知也書顧命曰伯相命士須材此則家宰當國之文矣

公羊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

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也未稱王則何以知其

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

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

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趙氏曰案前成君公羊言三年非愚謂天子雖居諒闇三年百官總已以聽命於冢宰然三年之內其臣民不謂之王而謂之何哉顧命曰王麻冕黼裳又曰王再拜興之玉荅拜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內王稱王矣諸侯當喪稱子者以未見天子命而受命也諸侯三年喪畢見於廟而已天子命天子為太子受命於父三年喪畢見於廟而已天子命天子為太子受命於父三年喪畢見於廟而已

既不知經禮又以意推之宜其多委也其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豈特文王無求哉案諸侯於天子各有常貢之云豈天子臨諸侯之道哉而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穀梁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案諸侯於天子各有常貢之云豈天子臨諸侯之道哉而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二月叔孫德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左氏曰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羊曰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

往者則書過時書者不書葬不知出何典乎其曰不及時

則凡春秋之書必有義也非我有往則書也穀梁曰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天子

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

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劉氏曰志葬危不得葬之辭也非也上云得臣如京師者即會葬之人矣何謂不葬乎故以日月為例其膠固至此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氏曰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

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

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正

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

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案六年夷之蒐左氏序事於趙看謂趙看能而使將中軍矣今又田使士穀梁益

之矣且左氏於夷之蒐既曰狐射將中軍矣今又田使士穀梁益

耳將中軍以先克謂狐趙之勲不可廢而從之則晉襄既用狐射矣而又欲用士穀又欲用梁益耳既用趙有又用趙衰一見中軍將耳既以爲子又用梁益耳經於二月僅書一先殺而經不書作亂父見者五大夫而之不可盡信類如此而一者因傳以疑經其亦失是非之心矣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曰界以尊至病文公也葉氏曰豈有夫人以爲早

病文公之有魯臣被執而歸猶書夫人歸寧而歸告廟及不得書亦倒植矣此蓋傳見文姜哀美出無有致者故以爲例愚謂婦失其行夫之辜也固可以病文公矣然以爲早以尊至則非也

晉人殺其大夫穀及箕鄭父

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辜也鄭父累也案經人可殺惟

殺君者可以言

之其餘則否如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之類是也累
也之說惟君被弒者可以言之其餘則否如及其大夫
荀息仇牧孔父之類是也是不可以執一論矣辨又見
七年宋殺大夫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曰囚公子堅公子尫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

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鄉不書

緩也以懲不恪葉氏曰楚人以三月伐鄭經繼書遂會

則諸國之救在一月之內計鄭以伐告五國會師而往

未為後時設楚方來伐聞五國來救而退亦豈可以不

及楚師畢之此皆設以人而貶師也愚謂春秋書救而

不夷儀曰事者多矣曰狄伐邢齊師宋師曹師救江和遷于

江豈有楚囚鄭三大夫五國不及楚師而不舉形以見

於所書者哉左氏曰蓋欲解四國稱人而不得其說故

從而為之辭

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曰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言動地亦倒

穀梁曰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葉氏曰記異也

陰通而不能散於是地有地震與山崩皆記異也地

震在國中故史得詳其日山崩在他國史不開詳故或

日或不日傳見地震皆書日故以為例梁山崩不詳故或

不謹之乎

冬楚子使栳來聘

左氏曰楚子越栳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

教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非本義不錄

公羊曰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

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楚雖夷狄之國然先

矣公羊見春秋先書荆後書荆人後書大夫之名遂謂楚至此始有大夫蓋童稚之識也

穀梁曰楚無大夫其曰獲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有名必

荀以名為褒則凡名者皆褒乎使凡來我者皆褒之則

聖人之作春秋不以義而以恩也吾欲問穀梁氏聖人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左氏曰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

以無忘舊好葉氏曰前惠公仲子及成風見贈舍亦書

九年亦書傳誤分僖公成風為兩故秦人歸祿雖事在

之而以大不忌舊好為禮僖公與秦穆公本未嘗通翟泉

為非禮今乃以為禮乎死不及已弔生不及哀傳固以

公羊曰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

及成風成風尊也啖氏曰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

將子居母上手愚謂妾為夫人而受夷狄不及事之

穀梁曰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曰劉氏

也秦人唯以夫人之禮視成風故來祿之耳豈云弗夫

人乎且穀梁謂魯人逼秦使來祿乎因秦人自來祿也

若魯逼秦云秦弗夫人過矣若秦自來豈端欲慢魯君

十年夏秦伐晉

左氏曰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果晉

取少梁與秦取北徵春秋豈有不書者哉傳不足信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辨見二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氏曰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項王立故也

費氏曰諸家多

祖左氏說謂項王新立而盟戴岷隱曰僖公十年狄嘗滅溫溫子奔衛溫即蘇子也今與魯盟豈非既復其國而求與魯盟和愚謂頃王立已三年左氏未可信也然岷隱謂蘇子復國既無事跡闕疑可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氏曰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

將以伐宋宋事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

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辜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

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

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

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

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知毋縱詭

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疆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朴卿曰左

氏之說恐非事實蓋楚自城濮之後不聘魯之心於中則國襄公沒靈公幼而後楚有伐鄭之舉聘魯之事然則楚蔡之次正其窺中國之始也春秋獨書蔡侯而不及他國則可知矣愚案經無陳鄭會楚子于息之事亦無楚宋田孟諸之患案雖畏楚恐不如是之甚也當是時許曹趙雖哀猶有趙晉宋雖革握持之故十四年魯宋陳衛鄭得志馬今觀經文但曰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而已蓋始其志馬今觀經文但曰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而已蓋始而未幾也觀望欲以勢臨中國說乎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左氏曰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

心敗麋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案經厥貉之

未嘗為會其伐麋乃吞併鄰國未必因逃歸也若成大

心果敗麋師經當曰楚人敗麋師于防渚果潘崇復伐

秋曹伯來朝

左氏曰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春秋諸侯踰年即

年八月至此二年矣此蓋喪畢來朝也左氏謂即位來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曰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

叔夏御莊叔繇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

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擗其喉以戈殺之埋

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

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彤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

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

子死焉宋公於是以前賞彤班使食其征謂之彤門晉

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

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

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劉氏曰傳以為長狄也

哉赤狄也白狄也山戎也姜戎也陸渾戎也春秋書之

未嘗畧何至於長狄而獨不書哉傳又曰鄭瞞由是遂

亡杜云長狄之種絕案外傳仲尼對吳使者云周為長狄今為大人今即孔子時也孔子之得時長狄更為大人哉左氏曰亡則自相反也康侯胡氏曰春秋正名何見哉稱狄也或曰狄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於狄侵齊之下則其為非長狄也亦明矣

公羊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其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劉氏曰非也春秋有赤狄白狄如公羊所說蓋長百尺無為不詳也苟有長狄之類記夷

繆說九

穀梁曰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言敗何也以衆焉言之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尾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故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以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劉氏曰穀梁師而曰敗何也真一人之辭也非也不言帥師者將尊師師火耳有何可疑哉又曰何為不言其獲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云魯既射長狄之目又斷其首是以諱之亦非也穀梁本意謂長狄之目又斷其首是力足敵衆故變獲言敗者起長狄之強也既變獲言敗即獲矣又安得不言獲為魯諱之說乎如何為文哉季子敗莒師獲莒挾穀梁以謂春秋貶之今得臣獲長狄穀梁以為春秋諱之事相同也而是非不一誰能知之要知此非長狄吾既言於公羊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三傳詳述卷一

嫁筭而字左氏謂凡字者即非女乎且莒慶來逆叔姬亦未嫁文之也

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筭之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

也劉氏曰公羊曰母弟也非也子叔姬者子叔姬也愚謂子者男子之通稱未聞女子亦以子稱而可以為

故以子稱禮孰自出乎貴之者也公羊謂母弟

穀梁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日許嫁以

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大夫三十而娶女子十

五而許嫁二十而嫁且案穀梁所引禮與經首絕不相干

姊妹

秋滕子來朝

左氏曰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於事之信否未可知然於經無補

秦伯使術來聘

左氏曰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非本義不錄

公羊曰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

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惟譏善

諍言俾君子易息而我况多有之惟一人斷斷焉無他

枝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胡氏曰秦非無大夫也蓋

大夫也若謂賢秦伯則楚使耕來聘楚有術不氏再命

賢人之賢兩誣其國之有大夫豈聖人之譽人之道哉况

此時穆公已死事且穆公悔過在穀之戰拒今已十有

三年矣不應復襄於今日也况穆公僅有悔過之辭而

無悔過之賢故自斃之敗報怨者再三迨子孫不絕今其來聘不過將為伐晉之舉不知有何可賢而賢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公羊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水地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劉氏曰非也河曲者亦地

千里一曲悉可名之河曲是三河之間無他地名直曰

河曲而已不亦妄乎何休又曰起兩曲益非也戰于瀆

泉也公羊曰瀆泉者直

泉也公羊曰瀆泉者直

李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穀梁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案穀梁意謂

故畧之而稱人不言及夫春秋別是非明曲直故七戰

之文舉各有指歸今因其亟而畧之則是非亂曲直混

矣何以春秋為

左氏曰書時也案左氏謂以得時書則大夫專兵擅改

然謂之可取耳陋哉斯言也毒衆皆所不罪而獨得時為

穀梁曰稱帥師言有難也案春秋書行父事甚明白不

十有三年邾子蘧蒢卒

左氏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

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

曰命在養民死之矩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

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世此教但邾遷不

見於經又非本義不錄

大室屋壞

公羊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羶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趙氏曰魯所尚當依周制不應有此教種之異公羊妄說也愚謂公羊經誤為世室故以為魯公之廟其所引制度於春

秋之旨了不相干至曰曷為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于周尤其紕繆以其不閑春秋不暇辨也餘見穀梁

穀梁曰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也

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

割夫人親舂教之至也葉氏曰大室壞公羊以為魯公

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周存文武二祀

不毀遂稱世室此魯天子之禮故亦欲存伯禽武公廟世

毀則非世室也此魯天子之禮故亦欲存伯禽武公廟世

謂其在世室也此魯天子之禮故亦欲存伯禽武公廟世

其證也杜預獨無之穀梁言大室猶世室遂以伯禽為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左氏曰公皆成之鄭伯與公晏于棗子家賦鴻鴈季文

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

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非本義不錄

公羊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晉至

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棊故善之也獻可杜氏曰文公一

出三為如晉朝也自往及還與二國會也及晉侯盟也

據左氏皆長晉為之然朝與盟會並非典禮之正安可謂善辭哉愚謂還自晉叙實

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案還自晉一意也何必為二義哉

十有四年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曰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

南鄙故惠伯伐邾存耕趙氏曰邾與魯閔文矣邾之來伐未必以弔使之不敬也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國

盟于新城

左氏曰且謀邾也以納捷菑之傳考之知此時非謀邾也其叙邾文公元妃齊姜等語當為

納捷菑之傳

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諸使固同外楚然非楚以解同盟之義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氏曰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

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就曆家之說理或有之然必指某事應某事則泥矣

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

何以書記異也案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將出彗星何懼則孛與彗亦當有辨下句得之

穀梁曰字之為言猶第也其曰入于北斗有環域也

得之得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氏曰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

辭曰齊出驪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會諸侯已歸故書此事在公至自會之後若留師納捷

菑經當書曰晉趙盾以諸侯之師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辭也乃晉之微者也經曰弗克納則雖欲納而弗得之

而還夫春秋言趙盾以諸侯之師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明還其實而稱人乎苟曰惡之正當書之名以惡之苟曰善其

又驪且為長捷菑為次趙盾豈不知之至其以八百乘

之師至其城下始聞驪且之長而即退師必無之理也

設使能聞義退師猶不足以為贖大夫納不不正之舉何善

程子有哉或以經考傳之偽經今與傳異則信經不可信和

卒曰猶當從經况不然而且晉人云者左氏曰趙盾公

公羊曰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

何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

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

驪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驪且也六子以大

國厭則之未知齊晉孰有之矣貴在皆貴矣雖然驪且

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

三傳詳義卷下

四

去之故君子大其弗納也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貶克
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
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趙氏曰此
量其事而勞師耳何足道之哉縱令諸侯豈得事廢置
他國居乎何但大夫也此乃譏辭又非實與而文不與
也愚謂文與則實與豈聖人言顧行行顧言之謂哉况春
秋之文不與而實與豈有聖人言顧行行顧言之謂哉
與之者也辨又見左氏
穀梁曰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
穀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魯入千乘之國欲變
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
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驪且齊出也驪且

正也捷菑不正也

案弗克納而不得耳穀梁以為蓋納
義弗克則求之過矣辨又見左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穀梁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

卒也其地於外也

案此義似是而實非蓋春秋此事見
義將書齊歸其喪故於此書教之卒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已立之已

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

案諸侯卒世子居喪而稱子
者人之心不敢幸其父之卒

而即位伐之又一年不二君故不敢稱君若一日繼乎其

日無則固一國之君矣夫天下未可十日無王亦不可一
舉齊之臣不以昭公之嫡昭公卒舍為父後則齊之君也

即以為君者定人臣之義此義與天地同有非春秋
而始有也君者春秋而臣之義益明耳今商人弑君舍
君也舊史書之夫子因錄之以著商人弑君之罪以固
無可疑者矣公羊泥未踰年之君以重商人弑君之罪
賤生者數梁亦謂成舍之君以重商人弑君之罪以固
之雖多為辭夫曰晉奚齊亦未踰年而見殺於里克書
廷曲之談悲夫曰晉奚齊亦未踰年而見殺於里克書
也當是時因奚齊而殺申生里克亦與諸大夫未齊庶
鳥既辨之故書里克弑而申生里克亦與諸大夫未齊
愚也辨之故書里克弑而申生里克亦與諸大夫未齊
命稱也亦紀實事也曰州無氏者孔子稱公事子
春孔子不得命稱氏常法也無氏者孔子稱公事子
穀梁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
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
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

案經言弑其君則真齊君也殺
梁乃曰成舍為之君則真齊君也殺

宋子哀來奔

之名也既曰成舍之為君
矣而又曰未成為君何哉

左氏曰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

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子哀為卿而來奔是大夫失守也儻昭之有獻可杜氏曰

死於其位子哀以不義而來奔安得貴之韓中甫曰子

哀果同姓死其位可也果異姓弗任可也其君無道而

來奔非臣節也諸說皆執子國上生危意欲不取愚謂奔與

去國其義不節也諸說皆執子國上生危意欲不取愚謂奔與

害行若者不節也諸說皆執子國上生危意欲不取愚謂奔與

矣何也春秋書者皆苟生者也若其可貴則春秋反不書

公羊曰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無聞者即穀梁失之

人故但曰子哀云爾蓋已勝夫左氏謂貴之者矣然仲

君實依魯史而書魯史當時記其名氏豈可謂無聞焉

左傳卷二十一

十一

也使其無聞也仲尼將不書今書之必有其義公穀蓋思其所以書之意哉

穀梁曰其曰子哀失之也

辨見公羊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氏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

子焉用母請受而宰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

之又執子叔姬啖氏曰單伯明書至自齊則是大夫益明

趙氏曰單伯之為王使獨左氏耳然證之經書出會書

如齊書至魯皆內辭也不得言王使也左氏楚人記事

雜取情聞乃曲為之說以魯請之周假寵於王雖巧辨

無所施也周有單于無單伯一國不應二爵也辨又見

公羊曰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

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單伯之臯

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

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臯然劉氏曰公羊曰道

踰年魯人豈以女與之縱令世哀多居喪而要者春秋

猶應其如此且其多謬也稱行人稱單伯史氏辭也何足

意其義而有已執事執之說乎且單伯魯大夫豈得與君

伯送子叔姬何得謂道淫乎且使若異臯然夫春秋記實

事以見義見也豈肯泯

穀梁曰私臯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叔姬同臯也葉

曰單伯左氏以為王大夫而公穀以為魯大夫道淫子

叔姬而見執左氏固失之二傳亦非也經書單伯至自

齊且執王大夫而魯書至此左理之不然而蓋傳事而

不傳義也公穀雖以為魯大夫然求其執而不得見則

齊傳定公

七

意其為道淫不近人情愈甚蓋二氏傳義而不傳事也
愚謂二傳不惟不傳事又不傳義者也且公羊為道淫
穀梁為淫乎齊是見其
無所據而妄為之辭

十有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氏曰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也之書曰宋司馬

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臯於宋殤公

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

人以為敏葉氏曰諸侯相聘使介有常不聞官皆從也

穀梁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求盟者何前

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趙氏曰案宋不見有君不得

與之也案若及又書內卿則文煩而重故從簡耳無他

義劉氏曰有司馬矣何謂無君乎必無君者如齊大夫

夏曹伯來朝

盟于藐乃可道耳且華孫來不稱使以解無君猶可也
指司馬而謂之無君不亦悖哉愚原穀梁之意曰無君
者責其不以官稱天子之後自當以官稱又稱之者魯史
也何與於不知宋天子之後自當以官稱又稱之者魯史
華孫哉

左氏曰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

古之制也趙氏曰案周禮諸侯五年一朝而往無停歇時

矣劉氏曰案尚書周官六年一朝矣不得於諸侯亦五年一

巡則在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矣不得於諸侯亦五年一

朝也聘也周禮天子五年一朝矣不得於諸侯亦五年一

禮有朝而會以示威者蓋伯主之歲聘以志業聞朝以講
鄉呂氏曰且以春秋時致之曹小國也既當朝魯又當
朝宋衛而楚鄭秦陳齊滕又皆當朝之夫如是奔走

於通朝何
時而已哉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曰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也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非本義不錄

公羊曰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劉氏曰案此言脅我則近矣其說不言來之意則繆矣有來者有不來者此其歸公孫敖之喪其脅明矣可必云為內辭也且稱齊人歸公孫敖死始十月豈可置之編輿以行此又曰筍將而來案教死始十月豈可置之編輿以之不然者

單伯至自齊
左氏曰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存耕趙氏曰單伯命大夫也命大夫自不使果為問大夫來魯何於齊至自齊辭一如意如與不使之臯豈春秋辨上之義哉愚謂單伯不能輔文公討賊而從令奉使賊庭以見辱何足貴哉
穀梁曰大夫執則至至則名此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

夫也 此魯之命大夫耳辨見左氏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曰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案滅者夷其社稷入者入

其國都耳

公羊曰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

日也 案伐蔡偶不記日但記其入蔡之日史有詳畧不為至之得妄加也何必為義哉且經明書戊申入蔡安得

日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穀梁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

書齊侵我西鄙記實事也若曰不以難介我國則是入我之國而疆謂之鄙也不識春秋書齊人伐我而不書

鄙者聖人復不以難介我國乎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曰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

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

於是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

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盟

諸侯無能為固也然其他會盟而無能為者多矣未嘗不列序也何獨此盟書諸侯以見其無能為哉又諸侯

會而公不與魯史固有不書者矣然所以不書必盡為君忠而有其故或國有難或君有疾其故不一何必盡為君忠而

也則二者相亂誰能辨之諱既不書後亦不書同辭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左氏曰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左氏前既誤以單伯為之辭夫商人既不畏王而執子叔姬與單伯矣何為復以王故而來歸子叔姬乎其妄可知也
公羊曰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臯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臯猶若其不欲服臯然劉氏曰非也加來何以此為真來歸耳無強說也愚謂設使子叔姬有臯父母閔之不欲其服臯孔子脩春秋閔之而不欲其服臯乎
穀梁曰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父母之於子雖有臯猶欲其免也劉氏曰非也鄭伯來歸者此有齊人來歸子叔姬者猶曰之此無臯齊人強出者也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
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來歸子叔姬者猶曰之此無臯齊人強出者也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
有臯父有臯父既曰淫同而辭不教者也愚謂穀梁於其復稱子叔姬也既曰淫同而辭不教者也愚謂穀梁於其復稱子叔姬也
叔姬也叔姬也既曰淫同而辭不教者也愚謂穀梁於其復稱子叔姬也
乎乎叔姬也既曰淫同而辭不教者也愚謂穀梁於其復稱子叔姬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左氏曰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畏劬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案北等語及引詩疑左氏自為之如曰而朝魯何禮之有且季文子當時安得原齊侯之朝天子出言哉故愚釋其稍近理者取焉然亦未敢必其信也
公羊曰郭者何恢郭也入郭書乎曰不書入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曰因

其侵我遂入曹非其動我也劉氏曰入郭殆矣幾乎入矣勢不輕於圍豈得不書哉案氏曰曹雖我鄰此自侵為我動而矣何與於我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穀梁曰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穀梁

內辭近之至謂行父失命而不明言失辭之辭如何則亦億度而已至下言齊得內辭則不可解矣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氏曰疾也趙氏曰公若誠有疾則夫子不當譏之春

者豈皆無病而視朔常事不書也蓋公性寬除怠於國

公羊曰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

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

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蘇氏曰公羊曰自

也哀定之間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蓋不復視朔矣此

公羊之所謂為此言也然而五月書四不視朔則六月

視朔矣視朔之廢非始於此也愚謂書疾病者聖賢所不

能免若若有疾而不視朔何辜而春秋書之惟其無疾而

責其四不視朔而公羊未之四不視朔之外所謂捨實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丘

穀梁曰復行父之盟也無所發明

毀泉臺

公羊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局為謂之泉臺未成

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案以泉臺為郎臺亦無所考蓋國

于秦矣安知定為郎臺邦其曰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

臺理亦不安當時但曰築臺于郎而已安知未成已成

而易其名乎穀梁曰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自古為之今毀之不

如勿處而已矣劉氏曰非也但毀一泉臺何以令喪緩

公主矣豈為毀泉臺乎自古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

已矣案穀梁本以緩喪為譏變出此者又似晚得公羊

耳非一家學也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左氏曰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譏竭其粟而貸之年自

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

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

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

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

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籛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

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

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

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

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

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

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君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而
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
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
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
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湏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
為司馬蓋稱人曰左氏大害教君雖無道臣可得而弒乎
宋昭公無道國人奉弒公微者也稱名以弒大夫也
則公無道子為不臣襄夫先施於民而宋公未得有無道之說
實也遂殺其君鮑盜其國而先施於民使首惡臣不可得輕此兩欲
鮑而遂殺其君鮑盜其國而先施於民使首惡臣不可得輕此兩欲
人此何獨異哉晉公靈公也楚靈王皆極惡而貪殘然其臣
於此何獨異哉晉公靈公也楚靈王皆極惡而貪殘然其臣
也此何獨異哉晉公靈公也楚靈王皆極惡而貪殘然其臣
為禮春秋以事六卿如此而弒其名今鮑忽私其臯則亂臣賊

子無所懼而勸矣存耕趙氏曰求昭公無道之實如春
秋一氏稱君無道大有特以訓謂之族一事可以激衆怒爾
左氏稱君無道大有特以訓謂之族一事可以激衆怒爾
有以一國之君無道大有特以訓謂之族一事可以激衆怒爾
之而實之耳由此觀之左氏之辭十信其一說而撰其
事以實之耳由此觀之左氏之辭十信其一說而撰其
公羊曰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

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劉氏曰非也
稱名氏者有獨稱名者有稱人者所謂賤者也至明於盜
則皆盜賊矣非所謂賤者也夫相殺者何正當於明盜
則皆盜賊矣非所謂賤者也夫相殺者何正當於明盜
凡弒君公羊或云當國使春秋之例此可乎
通也國足信也今當國者或云不當國使春秋之例此可乎
例與文反豈可輕乎且公羊分別當國不當國以謂見輕重也
弒君者何感於輕重
乎而固分別之哉重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春秋左傳卷之五

五

左氏曰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

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鄉不書失其所也劉氏曰

失其所也襄案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晉師遂解杜云不識晉受賂者小邾子

以伐齊人賂晉師遂解杜云不識晉受賂者小邾子

師自賂退也與此相反矣夫宋齊俱受賂君一以不伐喪

雖受賂猶免於其禍哉葉氏曰惟傳意謂人免於不伐喪

受賂者賢乎故欲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無崔杼不能

討昭公傳言之諸侯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經猶以自免

且不自六則正至昭公既無道宋獨不倫矣若使四國以微者

而不自六則正至昭公既無道宋獨不倫矣若使四國以微者

行則何反以爲賂則四國之稱人實微者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左氏曰有齊難是以緩姜劉氏曰案聲姜薨後無齊難聲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氏曰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經書西

諸侯會于扈

左氏曰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

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諸侯無功與十五年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曰襄仲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非本義

十有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曰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辨寬穀梁

穀梁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

而數之也華老孫氏曰魯小國大夫有幾而兩大夫同

立且拜葬然則以二事行也以二事當在言如齊經一

書之安知其為不當見經就令為同倫而相介故列

非禮之案副介者不當為之說愚謂春秋固有一事兼數

義大義兼小義者矣然義有甚大則其卿如齊而小者有

所不暇論也遂與得臣如齊是也自二卿如齊而小者有

則如齊之時或各謂甚大矣設使同倫相介乎穀梁可謂總

論况當時或各有介而不可必其相介乎穀梁可謂總

麻之察而忌三

年之喪者也

冬十月子卒

公羊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

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案公羊謂不忍言弒

苟凡弒者不忍言日則隱公何以書壬辰桓公何以書

丙子閔公何以書辛丑子般何以書己未乎

夫事人姜氏歸于齊

穀梁曰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臯惡見者有待貶絕

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

帶一曰就賢也案春秋皆不待貶絕而臯惡見者也未

從之者褒貶之說亂春秋者也况夫人之歸于齊不特

惡宣公也夫禍亂之起必有其原不究其原而徒論其

彼宣公者篡弒且為之豈可望其緩帶哉禍亂之原也

穀梁曰子卒不日故也辨見公羊

莒弒其君庶其

左氏曰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臧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

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箴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箴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殯斂擣戲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墮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

三傳辨疑卷之七
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持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
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
不交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
毀信廢忠崇謗惡言靖譖庸回服諛菟慝以誣盛德天
下之民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
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器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
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
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
侈不可盈厭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

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克賓于四門流四
凶族渾敦窮奇檮杌投諸四裔以禦魍魎是以堯饕餮
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
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
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
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
於戾乎劉氏曰如傳所言則子弑父也父能無道子可
弑乎春秋亦豈賴僕之
貽哉曷為蔽其惡名乎
公羊曰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其君之辭也衆

其君必有主其事者焉上其事即首惡也春秋安得不
書首惡之名哉或以為闕文者近之矣

三傳辨疑卷第十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宣公, 元年, 春, 王, 正月, 公即位]

三傳辨疑卷第十二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此說而辭亦有未備者

公子遂如齊逆女

左氏曰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左氏見公子遂以公族上卿之尊而逆女故有尊君命之論而不知遂之弑逆而復喪娶也

可謂多聞而無識者矣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左氏曰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公啖氏曰不稱以尊乎蓋左氏不知有一事再見卒名之義

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

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

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

姑之辭也夫人小君也小君既與公一體不取貶公而

人為輕捨其重而貶其輕豈理也哉且既以有姑而稱

穀梁曰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畧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

之辭也遂之梁由上致之也李氏曰二傳以為姜之去氏

凡稱婦姜者不言氏夫人不言謚不稱婦則必以氏配

不以氏稱也經雖以喪娶書然言婦姜而不言氏非貶

謂使書氏者衍文耳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氏曰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晉克先

辛奔齊李氏曰左氏言討不用命杜氏以十二年河曲

公羊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

也此其為近正柰何古者大夫已三年待放君放之去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啖氏曰公羊意謂三年待放去者今放名雖同而實殊傳不見事跡故云爾劉氏曰公羊曰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非也大夫待放者以道去其君者也君放大夫寬其死投之於遠者也若杖驪兜於崇山之類也無去是云爾豈非正乎

穀梁曰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辜也晉甲父之有辜不稱晉國則何從知為某國大夫乎原穀梁意蓋以不書人云爾然則不書人者皆可以無辜言乎

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外取邑豈理者哉

穀梁曰內不言取內豈有不言取者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氏曰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

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

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

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

遂侵宋葉氏曰案文十七年春經書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不言盟安得為宋及晉平文公受盟于

晉六月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傳曰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則安得為魯討齊二說皆自相親伐據十五年晉侯會宋公衛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侯且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此在齊人侵我西鄙之後為魯討齊當是此盟而傳誤以為此會其記事顛錯類如此

穀梁曰遂繼事也 此字訓近之但已前見不得取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氏曰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楚始侵陳陳告于晉故晉救陳宋也故經當書救陳而傳以為救陳宋妄也

穀梁曰善救陳也 穀梁但知救陳之為善而不知大夫專兵之為惡宜其得一而失二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柴林伐鄭

左氏曰會于柴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因

晉解揚晉人乃還 楚如救鄭經當書之以見夷狄之拒

攝也且經不書晉楚交兵又不書晉敗績而傳遷云因

公羊曰此晉楚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

夫之辭也 趙氏曰案春秋會大夫者非一公羊何於此

逃不在沒趙盾之名然既見君不會大夫之義也上言

穀梁曰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

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柴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

左氏曰狂狡輅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鄭人
鄭人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
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
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
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
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非羊斟之
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
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祥曰子之
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答而來奔宋城華元為

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
棄甲復來使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
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
我寡趙氏曰左氏之言皆近誣也非解經之義
殺梁曰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
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趙氏曰軍敗身獲而殺梁
云不病非也但緣師敗身
乃獲依次茅書之無煩曲說

秦師伐晉

左氏曰遂圍焦

經不書圍焦傳未可信也

看弑君之事既白學者胡為任傳以賊為賢邪

殺梁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臯盾也其以
臯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殫之觀其辟丸也趙
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
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臯孰為盾而忍
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
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
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胡氏曰三傳皆為趙盾不
弑今經書盾弑與經相違

凡經書若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辛予
鄭哀十年齊侯陽生卒經言卒三傳皆言弑此趙盾與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經皆言弑三傳不言弑
此若言非趙盾有弑則是憑傳也憑傳則是歸生亦不
言弑矣鄭伯髡頑亦不當言卒矣棄經任傳豈春秋之
學乎辨又見左氏及許世子弑君傳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口之傷改卜牛死乃不郊猶三望中

左氏曰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
也此猶三望之一義也已見僖三十一年矣然僭天子
之禮與天不享非類之義皆不及也

公羊曰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
不告則板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
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

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趙氏曰之語助之辭耳葉氏曰先王養獸之官曰充人
其祀上帝享先王之牲繫於牢芻之必三月唯具是視
也而公羊乃以為帝牲在鬼之別夫天者唯具是視
禮者因之遂以事天神人鬼之天地宗廟先以王
類未之者其文或有異至
於齊明之誠豈有二哉
穀梁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案公羊以之為緩辭則
語之云足以欺其愚矣今穀梁又以乃為亡乎人之辭
又不解文義之尤者也夫牛傷牛死乃不郊豈不平易
而簡明世之稍通文義者皆能曉之
穀梁獨以乃為義豈不贅哉

楚子伐陸渾之戎

左氏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維觀兵于周疆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
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
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
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
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
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案經但言伐

見觀兵問鼎等事固已
可疑又非本義不錄

夏楚人侵鄭

左氏曰春晉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
侵鄭即晉故也案經無此事

宋師圍曹

左氏曰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湏及昭公子武氏之
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
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師秋宋師圍曹以報武氏
亂也案曹果伐宋而宋圍曹經當並書曹宋之事宋雖
不免猶以曹為首惡而宋報之宋當從末減不應

經獨臯宋也今經不書
伐宋氏則傳未可據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向

公羊曰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劉氏曰非也
諱國惡云乎豈曰文過云
乎誣人甚矣

穀梁曰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

我猶可取尚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尚

非也乘義而為利也趙氏曰此非王命也又非伯
主與兵安得稱義又稱可乎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氏曰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來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臯也木訥趙氏曰食龜豈有一饌之隙而弑君哉凡弑君稱君無道而臣得弑之傷教害義君臣不可以不臣柰何君無道而臣得弑之傷教害義

之甚者也愚謂食龜之事固未可信及譖子家之言尤不近人情蓋靈公方欲殺子公不聞公怒而遽與子家謀先暇聽子公之謀敢發言乎且子家為正卿又握兵權未必非平曰同謀敢發言乎且子公一聞公怒而遽與子家謀先也即懼而從之謀敢發言乎且子公一聞公怒而遽與子家謀先也餘見或問

五年春公如齊

左氏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案此事未詳信否疑亦左氏見公春如齊夏方至即繼之以高固逆子叔姬事而意之耳

夏公至自齊

左氏曰書過也即上文之意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穀梁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

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劉氏曰非也吾於

俞李氏曰天子娶女則稱逆王后桓八年書祭公來逆

王后子紀是也外卿自為君來逆則曰逆女則以別之

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是也此經與莒慶同不

稱非也愚謂來者來逆叔姬耳何必生義乎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來反馬也何氏曰禮無反馬之法

公羊曰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

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謂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氏

穀梁曰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為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

曰非也昉以高固之來故并

書以譏之爾無他義也

也獻可杜氏曰禮為人臣者無外交高固於秋越境逆

事也左氏以為非禮至冬何休謂禮無反馬之實大夫之謂

受使甚愚謂同實為使其聘而直曰齊侯使高固來聘遂

及子叔姬來奔經不然則穀梁妄也

楚人伐鄭

左氏曰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案今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也况經言侵而傳言伐當以經為王

公羊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犇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趙盾之復國柰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何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

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能踏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慙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

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以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
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
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
也乞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
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
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
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躊躇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焚呼
焚而屬之焚亦躊躇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跋之絕其領
趙盾顧曰君之焚不若臣之焚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

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
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
為誰曰吾君孰為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
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
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劉氏曰趙盾何以
欲發者非弒君也不知例不可通也凡弒君者其意
止者乎以謂有復見則非弒君不能者然去道已遠矣
說者乃巧辭蔽之復見此誰不能者然去道已遠矣
呂氏曰公羊蓋謂弒君之賊不能復見其春復見于
者以明趙盾之非弒也然曰不復見其春復見于
之賊不復見者惟宋督鄭歸生此說誤矣春復見于
他如商人復見者般宋萬晉里克衛甯喜皆再見于
有以討賊而見于經者州吁無知是也他國之臣唯

命來魯及預會盟侵伐則書無事則不書趙盾所以書者以帥師不當書豈以其非弒君而強以書之耶况其身為弒君之賊而預國事再見于經適足以見其國之無臣子爾豈謂其非弒君而再見之哉愚謂凡弒君之賊其後別有非禮非義之事則不復見公羊乃謂復見則不為弒君豈不謬哉其所叙事多不近人情不暇辨也

穀梁曰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

不與帥師也范氏曰前年秋而今更侵之劉氏曰非也

何忽昏妄乎即以命鄉之將舉當言帥師者十一年公

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不言帥師以何事貶之哉愚謂不

言帥師者魯使無此三字孔子不得而加也使其帥師

正當書之以懲專兵惡有敗前事而反不書其帥師哉

如穀梁言則春秋凡書帥師者皆與之乎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曰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案此盟在春

凡諸侯會大國必大國有命然後會之衛豈預隔三時謀

會晉亦晉預隔三時告命諸侯為會哉此皆左氏見其

冬有會而附會之者也

穀梁曰來盟者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

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孫良夫來魯求盟故不言

其人以國與之義安在

夏公會齊侯伐萊左氏曰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

不與謀曰會劉氏曰非也古者行師初無奇術祕策以

謀矣馬有違兵合衆人君親將而曰不與謀者畔則是與

左氏考之凡先謀而後伐者稱會多矣不必云及也此

其自相反者吾既言之矣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氏曰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

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

馬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

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笑氏曰經但言會傳

公見止亦近誣故皆不取葉氏曰諸侯盟而王臣臨之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穀梁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

劉氏曰非也遂受命而行辭疾而返此春秋之所惡也乃加事畢之文為之文過何以事君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氏曰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理也此論得之特未詳耳

不與則復出諸侯盟于葵丘此會王叔桓公不與盟故不亦不書乎既已無據矣所謂晉侯止而公不與盟何書者云非是誠或有之者亦當如平丘書公不與盟何諱之云未訥趙氏曰陽穀之會齊不肯盟季孫行父則書齊侯弗及盟平丘之會公不得同飲則書公不與盟今經無其文左氏妄生此說當以經為正戴氏曰誠如左氏言則春秋當以不與名書豈得闕而不錄

公羊曰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
為弒子亦貶然則曷為不於其弒為貶於文則無辜於
子則無年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
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
何通可以已也陳岳氏曰二傳謂不稱公是貶其殺于
惡也苟殺子惡而貶則殺之後凡書于
經師貶之何以工猶連稱公子下復稱字以卒何貶也
有愚謂公羊謂於文則無辜猶可言也其曰於子則無
年不可言也子赤雖無年宣公之年獨不可貶乎此蓋
不知前見之義而穿鑿耳其曰萬舞萬干舞亦非也萬
舞者文武二義而穿鑿耳其曰萬舞萬干舞亦非也萬
舞者文武二義而穿鑿耳其曰萬舞萬干舞亦非也萬
舞者文武二義而穿鑿耳其曰萬舞萬干舞亦非也萬

穀梁曰為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
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
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
之喪則去樂卒事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
之享賓也以其為之變譏之也劉氏曰其曰仲何也疏
即春秋歆書之何不不但書遂卒乎且春秋歆疏弒君之
臣不書其氏反書其字何為哉思謂公羊於季子來歸
則曰其稱季子何賢也穀梁亦曰其稱季子貴之也
公羊於季交卒則又曰其稱季交何賢也穀梁亦曰其稱
公弟叔仲賢也夫季交以字稱公穀皆以為貶且疏之何
遂亦以字稱公穀皆以為貶且疏之何忽自反其說哉
晉師白狄伐秦

左氏曰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此非本義又
日而蘇之
理故不取

楚人滅舒蓼

左氏曰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經書楚人而傳
謂楚子與盟吳

越事俱未詳信否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氏曰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第雨不克喪禮也禮

小葬先遠日備不懷也雨不克葬而得禮則為常事而
春秋之所由作乎餘見或問

秋書之夫左氏豈知春秋之所由作乎餘見或問

公羊曰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

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案而者語助之辭
乃之為言始也言

曰異而始克葬耳皆文法當然公羊不明大義而於語

助生義徒見其惑人而已頃熊辨見本義

毅梁曰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而字豈有足乎日之
意不足言日中而克葬則文意

城平陽

左氏曰書時也若但得時則為常事不書惟其雖得時
而喪葬之餘重勞民力故書之也然以

冬十月為得時則左氏亦以夏正
言是亦用夏正之一證也

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氏曰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
賄之崇王無召聘之理果召聘經當書曰天王始其來

秋取根牟

左氏曰言易也劉氏曰根牟雖小不以兵革不能取也

而苟記其難易而已豈春秋之意哉愚按取者內辭史諱
戒也左氏見經無滅根牟之文而但言取故妄意之也
然則取鄆取邾皆不勞而得
之何魯得國如是之易也

公羊曰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

也劉氏曰何休曰為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如禮夫期
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
記子勝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左氏曰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

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經言荀林父帥師則晉師
爾而傳言以諸侯之師見

諸侯以某師者經嘗書之矣
獨此以諸侯之師而不書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公羊曰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

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案春秋紀實
事卒于扈書

扈卒于會書會此不書會者高氏所謂諸侯散而晉使
疾者近之矣公羊曰卒于會故地又曰未出其地故不
言會于理不通且晉侯會于
扈矣安得謂未出其地乎

穀梁曰其地於外也其曰未踰竟也劉氏曰其言曰未
猶在國爾何得書其地然則扈者他國之邑非也未言曰未
也愚按鄭伯卒于鄆宋公卒于曲棘古今傳註皆云鄆
宋之邑劉氏云亦未必然但
公羊以日為未踰境則大害理耳

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氏曰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
師于柳林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
日矣葉氏曰案經及傳皆無厲役之事杜預以六年楚
此役十一年傳言厲之役鄭伯逃歸杜預復指六年前
復事皆無據特附會以成其說爾且既取成而還則何罪
後蓋與楚成復叛而從晉故討之是以十一年辰陵既

之盟鄭子良田晉楚不務德而爭兵與來者可也乃從
楚是矣蓋橫出厲後之事以相亂也愚謂鄭伯果敗楚
師經當有見楚敗晉師于邲既書之鄭左氏曰鄭及楚
書乎况十年晉人衛人曹人伐鄭左氏曰鄭及楚
得又與楚乎此其自相戾者也

陳殺其大夫泄冶

左氏曰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
乎左氏曰是非孔子之言也後之儒者從而和之有曰
二匹夫之直死而無益又曰居淫亂之本邦諫不能行從
聾聵也孔子稱三仁曰比干諫而死
教梁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辜也泄冶之無辜如何

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于其家
或衣其衣或裹其繻以相戲於朝泄治聞之入諫曰使
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治不
能用其言而殺之案先儒以稱國以殺為泄治無辜然則稱
國之說固無定論其為遷就
明矣愚於或問已言之矣
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公羊曰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乎我也曷
為未絕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劉氏曰非
于我經何故得書
齊人取濟西田乎

穀梁曰公娶齊齊田以為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
之也趙氏曰但言歸我則是知其來也省文耳
哀八年歸謙及闡豈是公自受之子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曰齊惠公卒崔氏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公
卒而遂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辜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
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劉氏曰左氏
非其辜也且告以族不以名非也齊雖告以族春秋固
當正之若曰崔杼無辜又舉族出奔可以春秋固奮史而
邦且春秋所記大事而已故使舉上介戰舉先帥雖有

衆大夫不與焉者畧所微也今何為區區記崔氏之族
那葉氏曰崔舉氏與書尹氏卒之義同皆譏世卿也左
氏但以其高國盡逐其族遂以為失之遠矣詩言尹氏大
當然故春秋錄之以為非其舉以失之遠矣詩言尹氏大
師此則安知其為誰乎且藥盈左氏亦謂以其族奔晉
名則必以盈告而言其族直以奔或見逐而奔今崔氏
前書尹氏此書崔氏豈難而奔或見逐而奔今崔氏
三義或負鼻而奔或避難而奔或見逐而奔今崔氏
而能反而奔則其宗素疆故以是書之逐而奔今崔氏
公卒而崔氏奔則崔氏龍於惠而不客於國凡左氏
謂有寵而高國畏其偏且自是至崔杼之弑蓋百歲矣
崔杼如四十而仕五附會也則崔杼之弑蓋百歲矣何
穀梁曰氏者舉族而出之辭也劉氏曰非也舉族而
日使舉上客而不稱介客重而介輕故也今崔氏則重
崔族則輕輕重相冒書於春秋何其不憚煩乎辨又見

穀梁曰氏者舉族而出之辭也
劉氏曰非也舉族而
日使舉上客而不稱介客重而介輕故也今崔氏則重
崔族則輕輕重相冒書於春秋何其不憚煩乎辨又見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曰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考滕越齊衛而後至晉安能越二國而事晉哉
事魯而不耳宋晉魯有亥承之似左氏附會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氏曰劉康公來報聘
劉氏曰杜云季子字也非也審

若叔不服稱季子而已即欲分別其為王母弟者宜
於字不當冠王也王尊稱非所以冠大夫之字也
大夫者稱王子也妨於文而害於實不可為教矣愚按
王是季子也妨於文而害於實不可為教矣愚按
氏又曰王季子也妨於文而害於實不可為教矣愚按
誤蓋以公羊解左氏故以季子為字也又案杜氏曰劉

左傳卷二十一

左

康公即王季子也其後食米於劉使其後果食米於劉
不當預以此解經以亂春秋譏天王使其幼子之義况左
氏之說不
足據乎

公羊曰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
也其貴柰何毋弟於同母弟則偏貴之

穀梁曰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曰劉氏
也若不尊之但云王季子意者王之尊其子不得以屬
通哉王子虎但以書也令斷王季於上祈子於下不可
訓解也

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

師伐鄭按九年楚子伐鄭晉郤缺救鄭之經既備書之此
經豈有不書者乎若晉既勤於鄭鄭直附晉也魯未數
月而楚陳鄭為陳陵之盟何哉惟晉不救鄭而鄭遂盟
楚無疑也左氏何從得
此事而附會于此哉

十有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左氏曰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此引詩
惇理然亦左
氏自為之辭

穀梁曰不言及外狄也案戎與狄無爵可稱又非與為
春秋固外狄也然經書此事外狄之意自見豈在不書
外為外狄乎苟書晉侯及狄于攢函耳比
侯及狄會于攢函則其文重復故曰會狄于攢函耳比
書會戎會吳皆然苟以不言及生義則凡書公及戎盟

說者可謂內戎乎先儒外辭之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

父子陳

左氏曰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子陳書有

禮也大夷狄納中國作亂之

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不

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

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

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

討之則討之可也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

劉氏曰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也非也外討弑

君之賊何不得乎假令於義少負尚未可知義而欲陷其

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請討之聖人豈不知義也又公羊

曰使至於貶者如公羊例立謂仲尼為不義也諸侯不

行父稱納者篡大夫乎其謂之公黨何哉愚謂公孫寧儀

得專討謂尋常擅與兵者耳若鄰國有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諸侯能討之乃其義耳何謂不國有臣弑其君子弑

以達義也義所當與則文與人之若實與而文不與則聖

為妄不口是心非為反覆小人之若實與而文不與則聖

穀梁曰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

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臯也入者內弗受也日
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納者內
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
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謂內徵舒於陳乎失春秋記
事之書也先殺而後入皆其實錄矣
豈紛紛然更易古事以便私意哉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公羊曰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
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春秋凡書葬者一
則見臣子私謚三則見卿供大國之葬而忽小國之計
其見弑而不見葬者或彼不成葬或魯不會葬魯史所

無故不得書耳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之說本三傳憶度
之辭何足信哉公羊以此書葬為君子之辭過矣且夏
徵舒非得一國之權陳人殺之如反掌耳所以不討者
見陳無匪子亦以見靈公之惡極臯大陳人不君之也
三年而無所討豈不謬哉宜康侯高氏之徒展轉生義而
之而無所討豈不謬哉宜康侯高氏之徒展轉生義而
晦也

楚子圍鄭

左氏曰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或不吉卜臨于
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
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
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

邑孤之臯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
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
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
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復心君實圖之左右
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乎潘尪入盟子良出
質審如傳所言經當書入今
但言圍此其可疑者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氏曰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

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
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
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閼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
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
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與禮不易不可敵也不
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讜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
農工賈不業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教為擇

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尊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
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
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敵何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
取亂侮亡兼弱也洎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曰
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
退非夫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
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
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
竭矣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
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
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臯大矣子為元

帥師不用命誰之辜也失屬亡師為辜已重不如進也
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辜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
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邲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及將
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
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
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
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
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

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杜稷何王病之
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
間鄭皇城戍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
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
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欒武
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
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
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
訓之以若教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
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
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備之兩右廣初駕數及
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
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
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
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
得屬又何侯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
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

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
定豈敢求臯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
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
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
為誦使趙括重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
國之跡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
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
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
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伐御執轡御下兩馬棹鞅而還

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
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
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麗龜晉絕癸當其後
使攝叔奉麋獻馬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
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
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
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
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
黨命去之趙旃求鄉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

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臧徒矣
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
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
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
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
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筭穿帥七覆于敖前故
上軍不敗趙嬰齊師^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
黨既逐衛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
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

昂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
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棄車
而走林屈蕩博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
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
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
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
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
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日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
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

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
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辜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
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
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
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
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
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
不能進楚人基之脫高少進馬還又基之拔旆投衡乃
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旆以其良馬二濟其

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
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
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纆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
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
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厨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
曰不以人子居子豈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
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
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

辰楚重至於邲遂至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
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
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
于戈載橐子矢我求懿德肆子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
六曰緩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
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
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
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

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
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
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
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臯無所而
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師觀乎祀于河作先君
宮告成事而還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
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濮也後
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
也困獸猶鬪况國相子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

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
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
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
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
晉侯使復其位劉氏曰案經文晉人自楚為成列而戰者也
楚人疑以所為晉師且至遂以謂晉人自楚為成列而戰者也
桓子不知所以為晉師且至遂以謂晉人自楚為成列而戰者也
嘗成列何所以得書戰邪杜氏云晉人自楚為成列而戰者也
案傳文所叙無上軍成陳之云晉人自楚為成列而戰者也
又云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則王軍深溝高壘備不虞
耳蓋未嘗出陳也且經云荀林父及楚子穀綠上軍
不動故得稱戰則經文又當舉隨會不當舉荀林父也
實不戰隘會自戰戰之事當舉隨會不當舉荀林父也

今經稱荀林父及楚子戰若林父之師初不成陳何得
 書戰乎又長勺之役齊魯成列唯以魯侯鼓之乃出以
 氏謂春秋惡其譏諂不以為偏戰何邪黃氏曰左氏以
 意以乘晉既其譏諂不以為偏戰何邪黃氏曰左氏以
 此譽于楚滔滔數千言竊意此楚盟之言也陳與鄭皆服
 楚盟于辰陵矣未幾楚先叛盟入陳而散此時何無道
 討徵舒之弒在宣十一年滅之夏弒已及年此何無道
 討若果討之陳鄭一體鄭也鄭伯則鄭亦如楚之既舍之
 於陳是楚之伐鄭者非也鄭伯則鄭亦如楚之既舍之
 歸晉是楚之伐鄭者非也鄭伯則鄭亦如楚之既舍之
 欲退師是獨以先穀取楚敗晉師雖敗也中世多救鄭之
 之俱敗是晉之敗於楚不師雖敗也中世多救鄭之
 故言楚伐鄭而以晉主春秋但足為辱也世多救鄭之
 書楚伐鄭而以晉主春秋但足為辱也世多救鄭之

公羊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
 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

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樂
 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
 君王沛馬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
 帥一二耄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
 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于此
 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搗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
 郟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
 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
 曰古者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為於

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敵不詳吾以
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
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
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疆者吾辟之是以
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
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
兩君不相好百姓何辜令之還師而佚晉寇劉氏曰公
不敵居此其稱名氏以敵君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禮
也非也大夫不敵君而荀林父獨得稱名氏與晉而
為禮也謂與晉而戰子王得臣不見名氏公羊以為大
夫

不敵居此其稱名氏以敵君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禮也非也大夫不敵君而荀林父獨得稱名氏與晉而與楚子禮也謂與晉而戰子王得臣不見名氏公羊以為大夫
名氏不敵居此其稱名氏以敵君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禮也非也大夫不敵君而荀林父獨得稱名氏與晉而與楚子禮也謂與晉而戰子王得臣不見名氏公羊以為大夫
也今邲之戰楚莊王也二君皆公羊所實同為設義者
而重異如此雖使公羊復生吾知其必不能合也而諸
傳競為文飾以惑後進
豈不可怪也哉

穀梁曰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穀梁以功訓績是已又以事訓功則
矣速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氏曰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
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
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

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

素何曰日於晉井而極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

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黃氏曰楚莊入

蕭憑陵中國甚矣左氏於滅蕭尚歸曲於蕭之殺二因

而歸美乎楚之撫三軍大抵左氏楚人而左傳多楚人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氏曰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

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劉氏曰春秋之世不

十有三年夏楚子伐宋

左氏曰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

宋可以免焉劉氏曰然則十二年不當貶華椒自稱人也

矣葉氏曰救蕭之後在清丘前若不救以是免宋華椒猶未

在諸侯宋師伐陳討貳之而諸侯安可以解免華椒之鼻而得免

謂之君子之言亦非矣此傳急於解免華椒之鼻而得免

此邦設本微者又何以辨之且華椒無惡不宜被貶杜
氏云華椒承辱偽之言以誤其國故亦不背之乎借使
謂凡盟者當貶守盟者亦可貶乎葉氏曰左氏言恤病討貳
背盟者當貶守盟者亦可貶乎葉氏曰左氏言恤病討貳
則然矣而曰不實其言而不可貶乎豈以衛救陳而晉不討
楚伐宋而晉不救者歟大夫盟而後能實言惟向成於
宋耳外此未有不叛何獨於清丘貴之韓中父
曰左氏此言開後學棄疑之說是亂春秋者也

子良復以為有禮而召之未詳信否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昔左氏曰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

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于魯矣懷必貪貪必

謀人謀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此非本義杜氏以為十八年歸

父奔齊傳

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其乎

乎已在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

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

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

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

然吾聞之也圍者耕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

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

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

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

去歸而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

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

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
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
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臣之宋猶有不欺之臣
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
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
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
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
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劉氏曰公羊曰大其
美古今之通誼也且莊王非不賢者司馬子反既以
與其君謀而遂擅與宋平且吾觀子反既以宋情告莊

王而莊王更怒者其意非也必猶惡子反之如使莊王素
也亦仁之行必且窮國之力而後心焉是也子反激之
懷不仁之乃今却君以先國而後僅克成其功亦幸莊
也而子反乃今却君以先國而後僅克成其功亦幸莊
王素仁之心爾故子反進而後告楚王退軍三十
之鼻二者無一可而春秋乃大其平乎已可謂義乎愚謂
左氏載子反與華元先自為盟而後告楚王退軍三十
里而公為盟以平若據公羊言則子反與華元真情
相告而去爾又曰勉之則大宋之力守也既何得書宋
亦未嘗公為王也不過引師而去之爾春秋何得書宋
人及楚人乎已夫平非二國之臣所可專也秋何得書宋
言大其平乎已夫平非二國之臣所可專也秋何得書宋
應大其平乎已夫平非二國之臣所可專也秋何得書宋
者而非此之謂也何得一而大相悖
穀梁曰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
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劉氏

曰平稱衆上下欲之也非也豈齊平何以不曰豎齊人
平乎又曰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馬道之非也楚人圍
朱經歷三時幸而得平以不可告諸侯故歸父會楚子自求
外盟會常書外平何以不可書愚按歸父會楚子自求
免爾非為魯也何得曰吾人之存勢窮也餘見或問
爾非為魯也何得曰吾人之存勢窮也餘見或問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公羊曰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
君子不可不記也離於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
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劉氏曰非也赤狄狄
子其居也夷狄之君稱子周禮也非為善而亡其國之理哉
於有爵爾愚謂天下豈有為善而亡其國之理哉
穀梁曰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

潞子嬰兒賢也劉氏曰皆非也項遂譚溫梁繒蔡號皆
狄也不時又穀梁傳不見說附庸戒者今學者則皆以
卑國為附庸而穀梁氏乃指變子強子為微國索爵稱
子非附庸明矣不知穀梁誤以變子強子為附庸索爵稱
學者誤以卑國為附庸邦有卑國無附庸有附庸無卑國
了不可推也又曰其曰潞子夏亦非也其意以謂夷
狄稱子則是有國滅身虜而得為賢者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曰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
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王孫蘇以首惡此未必然經當書
公羊曰王札子者何長庚之號也者當言伯仲叔季亦

未有曰

穀梁曰王札子者當工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王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之所以傾也劉氏曰穀梁曰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非也凡殺也大夫稱其者皆君也豈可云主札子設其大夫召伯毛伯乎又曰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亦非也春秋撥亂居臣皆譏苟有兩下相殺亂孰甚焉可得勿書乎愚按

經文但言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耳未有矯王命之辭亦未有矯王命之意蓋穀梁自為之言耳

初稅畝

穀梁曰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

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

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

古者公田為居井甯蔥蒨盡取焉趙氏曰蓋公田之外

其一論語云二居猶不足若去公田而履畝此一句非也

稅所得與藉何殊穀梁云去公田而履畝此一句非也

冬錄生

左氏曰冬蠶生饑幸之也趙氏曰案此類生但為秋中

之蠶未息冬又生丁重則有為災故書耳劉氏曰杜氏

幸冬生不為物害若然則有為災也而傳以不為災也

之乎且經之書之固為其害也而傳以其不為災也

害者固為其生也而以為死矣是復生也愚謂秋有

蠶而災息則不復生子災未已則復生也

錄生之冬遂謂聖人幸其生於冬豈復生也

杜氏曰左氏公羊以為幸居於民為苟幸則亦常事不

可謂有功於傳而不知得幸於經

公羊曰未有言蠶生者此其言蠶生何蠶生不書此何

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

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獻

杜氏曰左氏公羊以為幸居於民為苟幸則亦常事不

書矣愚謂聖人凡遇天災必書之為後世戒豈有幸其

生以警人君者哉蠶生

不書之論尤不足取

穀梁曰蠶非災也其曰蠶非稅畝之災也案蠶者蠶子

曰蠶生穀梁就生字取義而謂蠶非災因稅畝而生此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城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氏曰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

狄俘晉侯請于王伐申以蔽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

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

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履

如履

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
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案鐸辰不見於經又
大傳以賞其歲狄經亦當有見又士會實為善人晉當
復伯不出四年秦楚及諸侯大夫為蜀之盟而晉曰以
刑何歟凡此皆不得事
情而妄為之辭者也

夏成周宣榭災

左氏曰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天火未嘗不假人大

皆天之所謂也唯雷火災物者聞有之而不可以常道
論也左氏分火為人災為天理似未當公穀皆作災說
文亦云天火為災豈據此乎

公羊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言

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榭災何以書記災

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宋氏曰公羊穀梁云成

為王者後是誣罔聖人也愚謂宣宮豈特樂器藏焉凡

穀梁曰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日

之也劉氏曰周災不志非也宋災猶志况周災乎大凡

當然也後世道衰災異並告異諸侯予災不予異禮
獨不志也愚謂穀梁以樂器之所藏日之宣榭似見
公羊樂器之說而又失
具意故云然架漏甚矣

十有七年夏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

斷道

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辨見莊十六年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矜卒

左氏曰公弟叔矜卒公母弟也比大子之母弟公在曰

公子不在曰弟几稱弟皆母弟也劉氏曰如傳所言者

子友如陳不稱弟何也君舉陳氏曰凡先君之子稱公

子有謂稱弟是故宋弟辰兄弟也譏稱宋公之弟辰無

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臯在招也

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臯在秦伯也公穀

左氏母弟稱弟例不取

穀梁曰其曰公弟叔矜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

之也非之則胡為不法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

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是以

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二傳之言一字褒貶之病也

以為宣弑而非之以理推之知其妄也夫兄弟雖無可

去之義然其况弑逆弟或力不能討則其義亦可以去

矣

十有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左氏曰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下殺曰弑弑固自

也

公羊曰戕郕子于郕者何殘賊而殺之也

穀梁曰戕猶殘也挽殺也楊氏挽謂捶打殘成而殺注

近

甲戌楚子旅卒

左氏曰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

蜀之後非本義

公羊曰何以不書葬異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案是

雖懼楚然慶吊之事猶所未通安知非魯不往會而不

書乎吾何能必其逃號而不書也故曰疑事無質且楚

雖自稱王魯史書之豈肯從其僭號哉或曰侯伯子男

僭稱公魯史何故書之曰僭稱公猶可書也僭稱王則

甚矣天下豈有三王哉

穀梁曰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

不言正不正簡之也案穀梁所謂少進乃聖人進之非

曰夷狄進而漸同於中國也夷狄猾夏聖人安得進之哉若

冬十月壬戌公薨子路寢

穀梁曰路寢正寢也已見莊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左氏曰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歸父還自晉紀實事

公羊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

檉聞君薨家遣嬖嬖惟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

歸中甫曰案歸父以君命如晉及還至筮聞公薨遂

厚卒定

三傳辨疑卷第十二
此公羊以為善之非也愚謂還之一字魯史記其自晉
還魯耳何從見其善哉荀以輕謀逃命或踊復命乎介
為有理而不責其專國忘同是務者也
之鼻則是放厥流歆而齒決是務者也

三傳辨疑卷第十二



卷之二